

韩寒基本上很金贵自己在媒体前的露脸,所以大家都看到了,在上周本报的并不冗长的专访里,他只肯“书面交流”。不过这个周一,他倒是大大方方地秀了一次,谁让自己发稿费的老板路金波发狠话了:“不来?扣50万!迟到1小时?扣10万!”

韩寒对话张悦然,文人会面有此种阵势,估计只有前段时间的易中天会见于丹可以匹敌了。不过,在接下来的聊天中,韩寒顺便把易和于也踩了一道。

文 本报记者 金丹丹

图 本报记者 金丹丹 CFP

暖场秀

一把从天而降的手枪

事情是这样的。榕树下文化公司的老总路金波颇想让手下两员大将——有“80后”作家“金童玉女”之称的韩寒、张悦然来一场坐而论道。恰逢上海书展,张悦然来给自己的新文集签售,路金波便作东,又拉韩寒作陪,准备三人喝茶聊天。虽说强调只是私人活动,但记者们闻风而入要求采访时,路金波也乐得敞开大门欢迎,约法三章是:8点半开始有15分钟采访时间,然后记者们请回家写稿,他们三人封闭式聊天。

于是,月黑风高的周一晚8点半,外滩边上一高级写字楼的大办公室内,窝了一屋子记者,因为晚上掐了中央空调而燥热不安,但还是兴奋地准备好了“长枪短炮”,并热切盼望接下来会出现“韩寒向张悦然求婚”之类不靠谱的爆炸性新闻。

客人张悦然早已一身咖啡色娃娃裙打扮妥帖,那位“作陪”的韩车手却迟迟不来,路金波只得进进出出做些安抚工作。后来韩寒解释说,因为赛车比赛从珠海飞回,又因在书包里塞了一只粉丝送的玩具手枪在机场安检被扣下,再因为自己开车从机场赶来,不认识路困在高架下不来,硬生生地让记者们陪着张悦然独自等待了70分钟有余。

这样就临近了10点。众日报记者为了截稿的Deadline心急火燎,路金波口中“蓬头垢面”的韩寒这才从大玻璃门口出现。藏青立领的布衣和浅色五分牛仔裤,黑色大拖鞋,很有点周星驰的范儿。浅色墨镜,头发遮住眼睛。又黑又瘦,小腿上很多乌青和疤痕似乎在炫耀,这是个赛车手。

一进屋就咧着嘴道歉:“不好意思不好意思,飞机晚了。”几日前他刚在博客里坚决表示不来不来,但面对已摆好架势的摄影器材,他一点没有抗拒。路金波一句:“站起来让大家拍点照片。”“金童玉女”很合作地站起来了。“你们稍微可以走得近一点。”韩寒又主动靠近张悦然,左手搭在她背后。

在摄影们“看这里,看这里”的声音里,两人相当合作,摆pose合照或者单人照都表现甚佳。虽然后来张悦然说,其实很窘迫,虽然很多年了但还是不习惯和媒体摄像机打交道。

气氛相当好。韩寒一点没有传说中人前的羞涩,回答问题的辅助性动作是双臂交叉放在胸前或者把手放在嘴边。回答时会有“女士优先”的谦逊之举,难怪张悦然会说,觉得韩寒很绅士。15分钟的和记者对答倒也好玩。没有博客里的锋芒毕露,但少不了加恶搞与小讽刺,有时候连自己都被逗得得意地笑。

文字背后的韩寒,少了那么点尖锐,比起不接电话不回短信,当面的他其实很好说话。所有聊天结束后他一个人在办公室里晃荡,和赶稿子的记者聊天。有粉丝找他合照,又嫌他脸太小拍照太有压力,他就很贴心地把自己推向离镜头最近的地方。而笔者向他当面约专访,他马上说好啊但什么时候?你不是采访过了嘛。笔者表示那只好明年罗。他大笑允,并表示这将是明年他最早的一个专访。



韩寒
VS
张悦然

80后领袖密室夜谈 他们在想什么

开场白

两个惺惺相惜的“金童玉女”

从橱窗里逃出来的洋娃娃一样的张悦然和笑得一脸憨厚但嘴角就是残留一抹坏笑的韩寒。这样的气氛实在不适合谈一些文学的出路啊未来啊诸如此类。于是,涉及的话题也无非是喜欢的女孩啊、男孩啊,写作啊或者死去的狗们。

觉得对方怎么样呢?

“韩寒很绅士”

“那是因为才见了一两次。见多了女孩子就会看见我邪恶的一面”

面对这个问题,韩寒很绅士地对张悦然笑笑,作了一个“请”的动作。

张悦然:我对韩寒印象最深的是韩寒非常地绅士。我2005年的时候见过他一次,我和他都由于私自的原因提早离开了会场,结果我在门口等车的时候就遇到了韩寒,韩寒说要载我一段,但我们是不顺路的,但我还是留下印象他很绅士。

韩寒:那是因为才见了一两次。哈哈。

记者:如果见多了呢?

韩寒:估计女孩子就会看见我邪恶的一面。

我觉得她是一个很低调的女作者,这对一个女的作者来说很不容易,像安妮宝贝、张悦然,我觉得这样是一种更好的创作态度,我是比较反感像一些女评委那样反面的例子。

韩寒有女朋友吗?

“估计最后会弄到奉子成婚”

韩寒:我从来不在女性面前谈我的女朋友,这样可以让她们觉得我还没有女朋友。哈哈。

记者:有传言说你都快结婚了……

韩寒:我自己还不知道。我基本上到最后估计会弄到奉子成婚。(笑)

记者:张悦然,你喜欢什么类型的男生呢?

张悦然:聪明,看起来比较强大的。

记者:是韩寒这样的类型吗?

韩寒:哈哈。

张悦然:他不是说了嘛他有很多面的,我刚才说他有绅士的一面,对他的其他很多面还不了解。

以后会写爱情小说吗?

“不敢放手写爱情,我写得太真实了”

韩寒:我的每一本其实里面都有很多的爱情。只是你们没有发现。我更喜欢的,类似香港电影《暗战》里面的那种比较不影响整个故事但是又有情怀的感情。我不喜欢整本书都写男欢女爱,因为我感觉这样的书太多了,不缺我这么一本。而且对我来说,这种书我也往往不敢放手去写,因为我写的太真实了,会引起很多的误会。

一记者顺带问:“会不会是徐静蕾电子杂志上的那种风格呢?”(韩寒曾在徐静蕾电子杂志上开性专栏)

韩寒故意问:“我在她杂志上什么风格?”此记者没好意思说出口,只吃吃地笑。韩寒再次故意问:“谈什么呢?谈什么?”最后一脸坏笑地总结:“你看你都不知道谈什么,让我怎么答呀?”

养狗对写作有影响吗?

“我狗品不好,养的狗都死掉”

韩寒:我从小就很喜欢狗,我小时候养一条狗死的时候我特别伤心,就在我们老家农村的场地上哭得特别厉害,大概有近百人来围观,以为是家里发生了不幸。

后来也养过狗,但是我狗品不行,每次养狗都会死掉,有得狗瘟死的,有被车轧死的,还有被自己开车轧死的。反正都很难养得长。我自己是很喜欢动物的,我也很庆幸自己生活在上海,因为北京是不能养高于30厘米的(狗),我比较喜欢大一点的狗,金毛啊古牧啊。

张悦然的作品是不是读得比较多?

“我觉得我应该不去看任何人的文字,这样的话,我可以保证我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肯定不会有抄袭之类的”

韩寒:说实话(笑),我真的没有读过,我读过她短的,但没有读过长的。因为我不看任何人的文字,因为对于我来说,我觉得我不去看任何人的文字,这样的话,我可以保证我自己写出来的东西肯定不会有抄袭之类的(众笑)。因为有的时候,尤其我会写很多杂文,杂文比小说更容易被人家说是抄袭的,因为杂文无非就是两到三个观点,要么正要么反要么就是中立,和你持相同观点的人都有很大的一批,有的时候杂文真的很容易写到大家差不多相同的观点去,说不定举的都是相同的例子。所以我就尽量不去看别人写的,我特别害怕这个。所以一旦有任何人说我有什么书抄袭,我肯定会站出来说不可能。除非真的是太巧了。